

【主持人语】红学研究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从《红楼梦》诞生至今,历经两百余年,已有无数学者站在各自的立场对《红楼梦》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阐释和破译,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究竟该如何破译《红楼梦》的问题上,学术界争议颇多,至今尚无统一论。之所以如此,在木斋教授看来,主要在于尚未寻求到正确的方法论。木斋教授认为,一部文学史研究,其正确的方法论,应该是具有大文学史研究的巨眼,相对于红学研究而言,可以称之为大红学史观。正是从这种大红学史观出发,木斋教授将红学研究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大整体,并在广泛搜集有关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重新破译。细读木斋教授之来稿,我觉得其研究在红学领域具有突破性意义,因之特设专栏,拟陆续刊发其破译成果,以使其得到有效推广,助益于红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下面所刊发的就是木斋教授破译成果之五。

薛宝钗推后入曹府 脂砚斋提前写香菱

——石头记甲戌本第四回评点(系列连载5)

木 斋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 400044)

摘要:此一回的中心人物实则有二:宝钗和香菱,书中先写薛宝钗的出场,随后写香菱被拐卖之悲惨故事。薛宝钗为康熙的老师熊赐履遗腹女,原本在黛玉入府之前入府,香菱是本书作者脂砚斋在书中的另一位化身,本回写的是脂砚斋在曹家1728年抄家之后的一段人生经历。出于本书的结构和情节需要,作者推后了薛宝钗的入府时间,同时,提前写了香菱原本发生于后来的故事。

关键词:脂砚斋;香菱;薛宝钗;薛蟠;熊赐履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9)01-0001-12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木评:此一回的回目是“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但中心人物实则有二:宝钗和香菱。书中先写薛宝钗的出场,随后写香菱的被拐卖之悲惨故事。薛宝钗为康熙老师熊赐履遗腹女,原本在黛玉入府之前入府,香菱是本书作者脂砚斋在书中的另一位化身,本回写的是脂砚斋在曹家1728年抄家之后的一段人生经历。出于本书的结构和情节需要,作者推后了薛宝钗的入府时间,同时,提前写了香菱原本发生于后来的故事。

史料记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二月十八日,李煦有摺上奏康熙:“臣奉旨至江宁府大学士臣熊赐履家中,见有三子。其长子熊志伊,年四十一岁,言语颠倒,悲喜不常,所患痰病未愈。至于第二子熊志契,年方九岁。第三子熊志夔,年方八岁。但

兄弟分居,长子熊志伊住上元县省字铺地方,志契、志夔跟随生母龚氏另一宅居住,在上元县增字铺地方。臣看熊志伊家中光景,尚还过得日子,若志契、志夔,则门庭萧索,而熊志伊亦未能看顾两弟。臣至江宁织造门宣示谕旨,着曹頔照看熊赐履之子。臣亦随当照看。……再,熊志伊差家人,至臣苏州署中呈具,求代奏谢恩。”^[1]

熊赐履卒年为1709年。熊赐履是康熙皇帝少年时代的老师,康熙作为学生弟子,自然要尽师生之情。熊赐履原本湖北孝感人,退休后寄居江宁,康熙命李熙就近探视熊赐履家族,设法解决熊赐履去世其遗孤的生活问题。熊赐履与曹家的关系异常深厚,曹寅年轻时代在京城充任侍卫,同时是康熙的伴读,他们的共同老师就是大学士熊赐履。因此,熊赐履家族在书中以薛为姓,除了熊、薛两字发音之间的相似关系之外,还暗喻了

“学”字音的转读。

康熙第二次下旨,具体安排熊赐履的遗孤生活是在1721年10月辛未,康熙下旨:“原任大学士熊赐履,居官清正,学问优瞻,朕每念旧劳,不忘于心。其长子素有风疾,其孙亦故,所存幼子二人,朕每喻织造李煦、曹頔周恤其家者。令其二子来京,观其气质,尚可读书。……今熊赐履二子,家甚贫寒,尔等亦应共相扶助。”(李煦年谱,496页,转康熙实录卷二百九十五)

可知,是在康熙临终之前一年左右的时间,1721年10月,康熙诏书谕令落实对熊赐履家族遗孤子女的生活问题。《永宪录》记载:“于是门生尚书王鸿绪等……助银三千两,命交江宁织造曹頔生息给予用度。”^[2]由皇帝谕令出资捐助,各位大臣敢不用命?于是,门生尚书王鸿绪领衔,助银三千两,由“江宁织造曹頔生息给予用度”,也就是在曹家落脚生活。史料说熊家“长子熊志伊住上元县省字铺地方,志契、志夔跟随生母龚氏另一宅居住,在上元县增字铺地方”。书中说薛蟠家族是“皇商”,出处正在于此。

书中写薛蟠兄妹,也是先写其入京:“薛蟠素闻都中繁华之地,正思一游。”可知,薛宝钗兄妹进入曹府时间,应该是康熙临终之前的1721年岁末,比黛玉进府反而早两年,这也是书中说她年长黛玉两岁的意思。书中之所以写宝钗晚入府于黛玉,是出于黛玉为全书中心主角,不得不安置在全书最前面,紧接着就需要叙述宝钗进府之事。

薛宝钗原型为熊赐履的遗腹女,与曹霁为曹颀遗腹子同病相怜,这也是书中金玉良缘的故事源头之一。但薛宝钗为熊赐履遗腹女,熊赐履为康熙老师,辈分甚高,年龄长于曹霁5岁,而非书中的两岁,曹府1728年抄家前后,薛宝钗出嫁给曹霁为妻,是为曹霁的第一任妻子。

薛宝钗在全书之中既然占有重要位置,此一回又是薛宝钗闪亮登场的第一回,为何此一回的重点不在宝钗而在香菱?为何不仅仅此一回题目没有宝钗,而且,此一回的内容也是紧密围绕香菱被拐卖来写呢?这就要知道香菱是谁,以及为何要在此一回重笔描写香菱故事。

香菱是另一个黛玉,是黛玉入府之前后之人,换言之,香菱是本书作者脂砚斋在书中的另一位化身。脂砚斋在1723年李煦家族抄家之后,逃难进入到曹府族中为生,但好景不长,1728年曹家也

被抄家。斯年脂砚斋芳龄十二、三岁,被年长于她四十岁的薛蟠强行霸占为妾。于是,在书中当描写脂砚斋本人在贾府生活的贵族小姐之际,她便是黛玉,当她被拐卖以及拐卖之后为薛蟠之妾的时候,她是香菱。

这一段故事的原型是否写的是其七岁少女时代的事情?这个可能性不大。1724年10月16日,总负责查抄李煦家族的和硕庄亲王允禄等上奏摺:李煦家族男女男童幼女“共二百余口,在苏州变卖,迄今将及一年,南省人民均知为旗人,无人敢买”(《李煦年谱》,522页)。可知,书中香菱被薛蟠强买霸占为妾,应该是1728年曹府遭受抄家之后的事情。

本一回的主要写作目的,是要描写薛家兄妹进入曹家的故事,却不得不绕一个大圈子,先写自己后来被拐卖霸占的事情,目的全在于由香菱被拐卖这个故事,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引带出薛蟠故事,再由薛蟠故事自然带出宝钗故事。本书的四大家族,此前已经完成的李煦家族(甄士隐、林如海为李煦,黛玉、香菱为作者脂砚斋本人)、曹寅家族(贾政、宝玉等)、两江总督赫寿家族(凤姐等)三大家族之外,在此一回顺势写出第四大家族——丰年好大雪的皇商薛家家族,从而完成了本书四大家族作为主体家族背景的宏大史诗画卷。]

却说黛玉同姊妹们至王夫人处,见王夫人与兄嫂处的来使计议家务,又说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语。因见王夫人事情冗杂,姊妹们遂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

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甲戌侧批:起笔写薛家事,他偏写宫裁,是结黛玉,明李纨本末,又在人意料之外。】珠虽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贾兰。

【本评:贾珠原型为曹寅之子曹颀。曹颀,字孚若,又名连生,书中的贾珠、贾璉皆以曹颀作为原型人物。曹颀出生于1690年,康熙五十三年(1714)岁末,卒于北京,年仅二十四岁。1715年3月,曹頔奏折:“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两个月后马氏果然生男孩,由于是一系单传,如同上天保佑,因此,取名为天佑,后来上学起学名为曹霁,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曹雪芹。曹霁在书中主要为第二个宝玉,因此,原先石头旧稿所写的宝玉,就不得不降低一个辈分,成为了没有鲜活生命的贾兰,在本书写作史的演变之中,进一步演变为曹霁的儿子。】

今已五岁，已入学攻书。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甲戌侧批：妙！盖云人能以理自守，安得为情所陷哉！】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

【木评：贾珠原型多被认为是曹颀之遗腹子，此无可置疑，但元春原型曹佳氏长子福彭，生于康熙47年6月26日卯时，至雍正四年袭封为多罗平郡王，十一年而为充玉牒馆总裁，旋即为军机处行走。此一系列职务，均见于书中，分别在当下李纨父亲李守中以及贾雨村等人行迹之中。国子监祭酒，又与康熙老师熊赐履的大学士身份相似，故，李纨的人物原型，又与书中的薛宝钗相似，是薛宝钗婚后的形象。】

【甲戌侧批：未出李纨，先伏下李纹、李绮。】【木评：李纨这一名字似为李煦弟弟的名字。材料待考。】至李守中继承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甲戌侧批：“有”字改得好。】德”【木评：查阅己卯、庚辰，皆已经改为“有德”，梦稿本亦为“有德”，足以说明，在己卯、庚辰、甲戌本之前尚有初评原稿。】，故生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几个贤女便罢了，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甲戌侧批：一洗小说窠臼俱尽，且命名字，亦不见红香翠玉恶俗。】

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居居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甲戌侧批：此时处此境，最能越理生事，彼竟不然，实罕见者。】一概无见无闻，唯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甲戌侧批：一段叙出李纨，不犯熙凤。】

【木评：李纨原型虽然来自于曹颀之妻，但在实际写作之中，参用了薛宝钗在未来嫁给曹霁之后的形象。曹霁与宝钗生有一子，可知宝钗婚后的生活，“竟如槁木死灰一般”，“唯知侍亲养子”。脂批“一段叙出李纨，不犯熙凤”，可知作者有意回避相似性格、相似人物形象的出现，方能做到每一个人物都具有其独立的“这一个”。】

今黛玉虽客居于斯，日有这般姐妹相伴，除老父外，余者也就无庸虑及了。【甲戌侧批：仍是从黛玉身上写来，以上了结住黛玉，复找前文。】

【木评：所谓“除老父外，余者也就无庸虑及了”，盖因脂砚斋老父李煦此时还在审判之中，尚未作出最后判决，最后判决在1727年，两年后死于打牲乌拉。】

如今且说贾雨村，因补授了应天府，一下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乃是两家争买一婢，各不相让，以至殴伤人命。彼时雨村即问原告。

【木评：贾雨村的原型人物为脂砚斋父亲最为信任的幕僚沈樾元，跟随脂砚斋母女入府之后，被安排在曹家私塾，仍然教授脂砚斋。此处为了安排断案情节，修改为补授应天府。最后一句，庚辰本、梦稿本皆作“即提原告之人来审”，显然后者更好，可知此一回应为甲戌在前而庚辰抄写在后。】

那原告道：“彼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不想是系拐子所拐来卖的。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银子，我家小爷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甲戌侧批：所谓“迟则有变”，往往世人因不经之谈误却大事。】

这拐子便又悄悄的卖与了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那卖主，夺取了丫头。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豪奴将我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仆已皆逃走，无影无踪，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望太老爷拘拿凶犯，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

【木评：薛家原型熊赐履乃为康熙老师，退休后居住于金陵，但熊赐履死后，在康熙亲自下诏的安排之下，熊赐履子女于1721年被安置在曹府居住生活，在1728年曹家被抄家之后，薛宝钗嫁给曹霁而跟随曹家到北京生活，脂砚斋即书中的香菱则被薛蟠强占为妾，故曰“原系金陵一霸”——也只有熊赐履家族这样的特殊身份，才会有书中薛蟠这样的无法无天，打死人就走，全然不当一回事的呆霸王人物。】

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因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一面再动海捕文书。

正要发签时，只见案边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儿不令他发签之意。雨村心中甚是疑怪，【甲戌侧批：原可疑怪，余亦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至密室，侍从皆退去，只留下门子一人服侍。

这门子忙上来请安，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甲戌侧批：语气傲慢，怪甚！】雨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甲戌侧批：刹心语。自招其祸，亦因夸能恃才也。】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了？”雨村听了，如

雷震一惊,【甲戌侧批:余亦一惊,但不知门子何知,尤为怪甚。】方想起往事。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

【木评:初读此节,误以为是石头原作原稿基础,再细读之,贾雨村故事,皆从脂砚斋李煦家族而来,因知仍旧是脂砚斋新作。此一小沙弥,其原型亦当为脂砚斋人生之中所经历有关者,一种可能为:小沙弥亦为借用李煦幕僚沈樾元,亦即书中的贾雨村,而书中的贾雨村反而是当年的江宁知府。此书写作真真假假,变幻无端。所谓天下万物无不皆备于我,左抽右取,随时备用而已。】

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欲投别庙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因想这件生意倒还轻省热闹,【甲戌侧批:新鲜字眼。】遂趁年纪蓄了发,充了门子。【甲戌侧批:一路奇奇怪怪,调侃世人,总在人意臆之外。】

【木评:所谓“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正指的是李煦家族抄家的“南直之祸”,再读前文沙弥所说“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正是李煦家族抄家之后的事情。原型故事是为李煦家族奔走求助之事。】

雨村那里料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来是故人。”【甲戌侧批:妙称!全是假态。】又让了坐好谈。【甲戌侧批:假极!】这门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贫贱之交不可忘,【甲戌侧批:全是奸险小人态度,活现活跳。】你我故人也;二则此系私室,既欲长谈,岂有不坐之理?”这门子听说,方告了座,斜签着坐了。

雨村因问方才何故有不令发签之意。这门子道:“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护官符’【甲戌侧批:可对”聚宝盆“,一笑。三字从来未见,奇之至!】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甲戌侧批:余亦欲问。】我竟不知。”

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不知,怎能作得长远!【甲戌侧批:骂得爽快!】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甲戌侧批:可怜可叹,可恨可气,变作一把眼泪也。】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甲戌侧批:奇甚趣甚,如何想来?】

方才所说的这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他!他这一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皆因都碍着情分脸面,所以如此。”一面说,一面从顺袋中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递与雨村。【木评:顺袋,一种挂在腰带上

的小口袋。】看时,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谥俗口碑。其口碑排写得明白,下面所注着始祖官爵并房次。石头亦曾抄写了一张,【甲戌侧批:忙中闲笔用得。】今据石上所抄云:

【木评:根据书中所说,四大家族的来由,已经在原稿中初步形成,脂砚斋在此基础之上增扩恢弘,此为一解;也可以解读为此处分明是脂砚斋文字,偏偏注明是石头所云。反思全书规模体制,曹、李、熊、赫寿四家,确实应为石头原作不得不写之四大家族,故此处应为真实。石头,指的是原作者曹頔,石上所抄,指的是石头记原作旧稿。】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甲戌侧批: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

【木评:“贾”为“曹”字的变体写法,但贾府非为单纯之曹府,其中荣府主体为曹府,宁府则含有李煦家族,也含有两江总督赫寿家族。】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甲戌侧批: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住者十房,原籍现居八房。】

【木评:此为李煦之族妹家族,意即李煦父亲李士桢父李西泉之家族,在书中主要有李煦族妹贾母娘家一族。】

丰年好大雪,【甲夹批:隐“薛”字。】珍珠如土金如铁。【甲戌侧批: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

【木评:薛家一族来自于熊赐履一家,薛,从“学”而来。书中介绍薛家“现领内府帑银行商”,点明前文所叙的康熙御赐三千两白银在钱庄生利。清代官员俸禄低,曾国藩在担任从二品侍郎之际的俸禄,每年俸禄不过是400两,而康熙时代的物价更为便宜,曹家整个园林被赏给隋赫德,隋赫德后来变卖,不过卖出5000两白银,可知当时3000两白银之多,这还不计算熊赐履作为皇帝老师、大学士自家的收入,门生故吏馈赠所累计的丰厚遗产。故云“珍珠如土金如铁”。因此,虽为四大家族,唯有薛家政治地位最高,资产最为富有。】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甲戌侧批: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共十二房。都中二房,余皆在籍。】

【木评:此为书中王夫人、王熙凤等人的王家,其原型主要与李煦家族有关。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二后妃:“顺懿密妃王氏,知县王国正女,康熙

二十余年入仕宫中,三十二年生皇十五子……五十七年册为密嫔。”(李煦年谱,第371页)据此推论,王嫔父亲出自于王氏家族,李煦嫡母王氏,为李士桢的正妻,则王嫔应为李煦嫡母之兄弟黄家之女黄氏所生,故应为李煦的表妹。另,李煦的族叔李国屏在康熙四十九年左右担任过粤海关总督。李煦《致琼州张太守》:“兹家叔讳国屏,叨蒙圣恩,督理海关。”(李煦《虚白斋尺牍》,中华书局2013年版,159页)国屏,即李国屏,康熙四十九年任粤海关总督。海关,此处特指粤海关,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先后设粤、闽、浙、江四海关。

另,庚辰本排序第三、四家位置相反,先王后薛,不知两个版本之间的此一个调整为何意。两家都很重要,王家背景有王嫔,薛家背景为帝王师,但此两家背景都如此烜赫,而将贾家、史家置于前,即原型中的曹寅家族和李煦家族,亦说明此两家为本书背景的根本。]

雨村犹未看完,【甲戌眉批:妙极!若只有此四家,则死板不活,若再有两家,又觉累赘,故如此断法。】忽听传点,人报:“王老爷来拜。”雨村听说,忙具衣冠出去迎接。【甲戌侧批:横云断岭法,是板定大章法。】

【木评:脂砚斋多用横云断岭法,以便将有冗长嫌疑的叙事切断下来,使得故事灵动而有生气。】

有顿饭工夫,方回来细问。这门子道:“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甲戌侧批:早为下半部伏根。】今告打死人之薛,就系丰年大雪之‘雪’也。也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

【木评:脂砚斋一方面终生有贵族女性眼望星空的诗性追求,另一方面,惨痛的人生经历又使其拥有无比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此处所揭示的“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官场现象,可谓是一直延续至今。】

雨村听如此说,便笑问门子道:“如你这样说来,却怎么了结此案?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向了?”门子笑道:“不瞒老爷说,不但这凶犯的方向我知道,一并这拐卖之人【甲戌侧批:斯何人也。】我也知道,死鬼买主也深知道。”

待我细说与老爷听:这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乡绅之子,名唤冯渊,【甲戌侧批:真真是冤孽相逢。】自幼父母早亡,又无兄弟,只他一个人

守着些薄产过日子。长到十八九岁上,酷爱男风,最厌女子。【甲戌侧批:最厌女子,仍为女子丧生,是何等大笔!不是写冯渊,正是写英莲。】

【木评:越说越是了,这个门子原型正是沈樾元。脂砚斋平生遭遇两次抄家,两次都需要其父亲的亲信幕僚沈樾元的帮助,虽然脂砚斋其人对这个家父亲信也是自己的开蒙塾师恨之入骨。李煦家族如此富有,在临近逃难之际,应该是大笔财富交付给了沈樾元,后来沈樾元却上下其手,落井下石,这正是脂砚斋对其不得不依附而又恨之入骨的内在情结。】

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甲戌侧批:善善恶恶,多从可巧而来,可畏可怕。】遇见这拐子卖丫头,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头,立意买来作妾,立誓再不交结男子,【甲戌侧批:谚云:“人若改常,非病即亡。”信有之乎?】也不再娶第二个了,【甲戌侧批:虚写一个情种。】所以三日后方过门。

谁晓这拐子又偷卖与薛家,他意欲卷了两家的银子,再逃往他省。谁知又不曾走脱,两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肯收银,只要领人。那薛家公子岂是让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家去三日死了。

【木评:通过门子长篇大套讲述故事,用一些学者的专业性术语,可以说是一种超叙述结构:依照叙事学的原则,叙述者即作品的讲述者(讲故事的人),其存在依赖于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作者,无论是原生态的作者,还是隐含作者,都不能直接进入作品。叙述者的存在,犹如一个中转机构,或者说,一面镜子,将真实的现实转变为虚构的现实。而虚构的现实也就由此具有文体的真实性,并由此发展成为具有审美意义的文体价值。^[3]脂砚斋笔下的红楼梦,基本都有原型人物及原型史料的对应,但也必然地将真实的现实转变为虚构的现实。】

薛家【木评:庚辰本作:“这薛公子”,显系庚本为修改本,故可再次验证,第四回反为甲本在前,庚本抄写修改在后。】原是早已择定日子上京去的,头起身两日前,就偶然遇见了这丫头,意欲买了就进京的,谁知闹出这事来。既打了冯公子,夺了丫头,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他这里自有兄弟奴仆在此料理,也并非为此些些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甲戌侧批:妙极!人命视为些些小事,总是刻画阿呆耳。】这且别说,老爷你当被卖之丫头是谁?【甲戌侧批:问得又怪。】

【木评：这才是重点，即“被卖之丫头是谁”的问题，也是本一回之重点，及本一回撰写的目的，即交代本书第一回中的甄英莲被拐卖之后的下落。】

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门子冷笑道：“这人算来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小姐，名唤英莲。”【甲戌侧批：至此一醒。】

【木评：庚辰本作“名唤菊英的”，菊英的名字早于英莲，因此，庚辰本早于甲戌本，但第四回中也有部分文字甲戌本早于庚辰本。】

雨村罕然道：“原来就是他！闻得养至五岁被人拐去，却如今才来卖呢？”门子道：“这一种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一二岁时，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

【木评：此处接续英莲故事，却不单纯是黛玉七岁那年逃亡的故事，而是一击两鸣，一石二鸟，兼写黛玉在1728年12岁时接续的故事。所以这里说：“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一二岁，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黛玉到1728年，正是12岁。】

当日这英莲，我们天天哄他顽耍，虽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岁的光景，其模样虽然出脱得齐整好些，然大概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认。况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痣，从胎里带来的，所以我却认得。【甲戌侧批：宝钗之热，黛玉之怯，悉从胎中带来。今英莲有痣，其人可知矣。】

【木评：作者借拐子之口描述英莲的相貌，说“况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痣”，作为英莲其人的标志，而这一标志，是“从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这一胭脂标志，是李煦家族的遗传象征物。脂砚斋的笔名，第一个字就是“胭脂”的“脂”。“脂砚斋”名字之“脂”字应正从此处来，反之，也可以说，作者为了暗示脂砚斋就是英莲、黛玉，特在此点醒。由此可以确认，脂砚斋在曹家抄家之后，是被薛蟠抢走霸占为妾，即此处连带后文的英莲故事。】

偏生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问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甲戌侧批：可怜！】万不敢说，只说拐子系他亲爹，因无钱偿债，故卖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说：“我不记得小时之事！”这可无疑了。

【木评：脂砚斋之人生经历，真是血泪凝成，一生竟被拐卖多少次？若无此人生经历者，焉能写出此书之社会人生众生相？无异于痴人说梦也。】

那日冯公子相看了，兑了银子，拐子醉了，他自叹道：“我今日罪孽可满了！”后又听见冯公子令三日之后过门，他又转有忧愁之态。我又不忍其形【木评：庚辰本增补一个“看”字，即为：我又不忍看其形。己卯本同样增补一个“看”字，亦可知己卯是庚辰同时期的一个副本。】

等拐子出去，又命内人去解释他：“这冯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况他是个绝风流人品，家里颇过得，素习又最厌恶堂客【木评：旧时称呼妇女、内眷为堂客，称男子为官客。第七十一回：荣宁二府同开筵宴，宁国府中单请官客，荣国府中单请堂客。】，今竟破价买你，后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两日，何必忧闷！”他听如此说，方才略解忧闷，自为从此得所。谁料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事，【甲戌侧批：可怜真可怜！一篇《薄命赋》，特出英莲。】

【木评：冯公子如此人物，“素习又最厌恶堂客”，“今竟破价买你”，层层皴染，层层铺垫，并非在写冯公子其人，而是写出英莲之美，如同俗语所说的美女之美，令“八百年道术也要一旁扔”。】

第二日，他偏又卖与薛家。若卖与第二个人还好，这薛公子的混名人称‘呆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而且使钱如土，【甲戌侧批：世路难行钱作马。】遂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莲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甲戌侧批：为英莲留后步。】

【木评：薛家人原本寄寓于曹家为客人，曹家抄家之后，曹家人为阶下囚，而薛家人原本为康熙老师，并不受到牵连，因此，薛蟠反而能逞凶买到英莲。薛蟠是个智能低儿，比英莲大40岁，1676年丙辰年出生，因为是龙年出生，故书中称之为“字表文龙”。此人言语颠倒，悲喜不常。呜呼！英莲悲催之极！】

这冯公子空喜一场，一念未遂，反花了钱，送了命，岂不可叹！”【甲戌眉批：又一首《薄命叹》。英、冯二人一段小悲欢幻境从葫芦僧口中补出，省却闲文之法也。所谓“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先用冯渊作一开路之人。】

【木评：有学者研究认为：红楼梦是在白话小说的叙述模式中引进了文言小说的超叙述模式，将中国传统的两种小说体式融为一体，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红楼梦叙事》，第10页。）此一大段故事，曲曲折折，若是从作者的视角直接讲述，必

然会隔一层,而从这个门子的角度讲述给贾雨村来听,不仅有了故事讲述者与听者之间零距离的亲切感,而且更实现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的活灵活现的现场感,可谓是超叙述模式的成功案例。]

雨村听了,亦叹道:“这也是他们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冯渊如何偏只看准了这英莲?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才得了个头路,且又是个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这段事来。”

[木评:“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可知英莲其人,亦即此书作者脂砚斋人生经历之悲苦,从红楼一书所提供的作者背景线索来看,这一个“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则应该接棒妙玉在二十二岁左右被迷药迷倒,拐卖到江南的人生经历。原型史料乃似作者的烹饪食料,根据需要而采撷,万物皆备于我,是也。前辈学者曾经论证红楼一书完全是顺时针的线性结构,此为极大的谬误。]

这薛家纵比冯家富贵,想其为人,自然姬妾众多,淫佚无度,未必及冯渊定情于一人者。这正是梦幻情缘,恰遇一对薄命儿女。【甲戌眉批:使雨村一评,方补足上半回之题目。所谓此书有繁处愈繁,省中愈省;又有不怕繁中繁,只有繁中虚;不畏省中省,只要省中实。此则省中实也。】且不要议论他,只目今这官司,如何剖断才好?”

[木评:此书的叙述结构,不单单有众人眼中能够读出来的超叙事结构,亦有惟巨眼能读出的超叙述。脂评看似为读者鉴赏而评,实则书中叙述,超叙述的一个层级,起到补足书中叙述难以叙述的视角,采用书中人物的评论,亦为其中的一种。]

门子笑道:“老爷当年何其明决,今日何反成个没主意的人了!小的闻得老爷补升此任,亦系贾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贾府之老亲,老爷何不顺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王二公的。”

[木评:所谓“去见贾、王二公”,主要指的是曹家,兼及李家,李煦家族虽已经败亡。李煦族妹尚在曹家为主母,即书中的贾母。薛蟠为熊赐履长子,与曹家并无血亲关系,但熊家遗孤入住曹家,更兼为康熙老师家族,更惹不起。]

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甲戌侧批:可发一长叹。这一句已见奸雄,全是假。】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甲戌侧批:奸雄。】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甲戌侧批:奸雄。】岂

可因私而废法?【甲戌侧批:奸雄。】我实不能忍为者。”【甲戌侧批:全是假。】

[木评:一般而言,此书原作主旨在于理治,脂砚斋新作“大旨谈情”,但读此细节,方知脂砚斋其人即便是政治思想亦极为深邃,盖因其人生经历苦难更为深邃,其对时代政治之观察之思考也就更为深邃。就政治思想及哲学思想而言,其所思所想,亦非同时代之男性所能及。此处通过贾雨村话语,阐发原本应该持有之儒家正统思想,正与随后的行为形成反衬和尖锐批判。]

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甲戌侧批:近时错会书意者多多如此。】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木评:反过来听门子一番道理,想来也对,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两面性,何者为道?竟然两者皆为正道,此正是脂砚斋之人生思考之一。]

雨村低了半日头,【甲戌侧批:奸雄欺人。】方说道:“依你怎么样?”

[木评:“雨村低了半日头,方说道”,这一细节何等生动,何等真实,刻画雨村其人,亦即读书之士大夫之虚伪,可说是入木三分。]

门子道:“小人已想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在此: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张声势,动文书发签拿人。原告自然是拿不来的,原告固是定要将薛家族中及奴仆人等拿几个来拷问,小的在暗中调停,令他们报个暴病身亡。合(令)族中及地方上共递一张保呈,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请仙,堂上设了乩坛,令军民人等只管来看。老爷就说:‘乩仙批了,死者冯渊与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狭路既遇,原应了结。’

[木评:此一段落却是李煦家族母女之逃亡的真实历史,参见李煦年谱中关于扬州洛兴华案件之史料,1724年10月16日,允禄等奏摺:“查明:在途中病故男子一、妇人一及幼女一,不计外,现送到人数共二百二十七名人口,其中有李煦之妇孺十口。”“途中病故”,正是此处所云“报个暴病身亡”。]

薛蟠今已得无名之症,【甲戌侧批:“无名之症”却是病之名,而反曰“无”,妙极!】被冯魂追索已死。其祸皆因拐子某人而起。拐之人原系某乡某姓人氏,按法处治,余不略及’等语。小人暗中嘱托拐子,

令其实招。众人见乩仙批语与拐子相符,余者自然也就不虚了。薛家有的是钱,老爷断一千也可,五百也可,与冯家作烧埋之费。那冯家也无甚要紧的人,不过为的是钱,见有了这个银子,想(来)也就无话了。老爷细想,此计如何?”

[木评:法官事先预谋,安排案件的发生过程和结案方式,何其深警!已经颇具现代中国之现代性!原来古今竟有如此相同之黑暗。从史料来看,在李煦家族被抄家之后的雍正三年八月,雍正诏命接替李煦的苏州织造府邸胡凤翥,会同江宁织造曹頔联审了住在扬州的洛兴华。据洛兴华供称,他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久住扬州,于五月初一日,扬州府江都知县将他押解到城隍庙拘押,当晚,又有县丞与山东差官,带领媒婆到他家,声称搜查三个旗人妇女,并未搜到,后于六月二十一日押解到山东。山东陈巡抚说是此案由昌邑县报案,最后给了他十六两银子,说是抓错了人,因为有京城的洛瞎子,已经押解到昌邑县。此案最后不了了之。(参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8页)所谓“搜查三个旗人妇女”,正与史料所说的“途中病故三人”吻合。]

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甲戌侧批:奸雄欺人。】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压服口声。”二人计议,天色已晚,别无话说。

[木评:雨村听了,原本是心中大喜,得此忠孝两全之计,却推说不妥,活画出虚伪嘴脸。此一回已开出后来《官场现形记》之先声。]

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疏,不过赖此欲多得些烧埋之费。【甲戌侧批:因此三四语收住,极妙!此则重重写来,轻轻抹去也。】薛家仗势倚情,偏不相让,故致颠倒未决。

[木评:刻画世情,入木三分,此一等细节,岂是曹家纨绔子弟所能孰知?]

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甲戌侧批:实注一笔,更好。不过是如此等事,又何用细写。可谓此书不敢干涉廊庙者,即此等处也,莫谓写之不到。盖作者立意写闺阁尚不暇,何能又及此等哉!】

[木评:“可谓此书不敢干涉廊庙者,即此等处也,莫谓写之不到。盖作者立意写闺阁尚不暇,何能又及此等哉!”盖因甲戌本乃为壬午九月索书甚迫之后的送审选抄本,故时时提及“不敢干涉廊庙

者”,反复申明此意。小说特别是此书的前几章更为明显,后文逐渐次进入小说写作细节之讨论。]

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也就无甚说话(话说)了。【甲戌眉批:盖宝钗一家不得不细写者。若另起头绪,则文字死板,故仍只借雨村一人穿插出阿呆兄人命一事,且又带叙出英莲一向之行踪,并以后之归结,是以故意戏用“葫芦僧乱判”等字样,撰成半回,略一解颐,略一叹世,盖非有意讥刺仕途,实亦出人之闲文耳。又注冯家一笔,更妥。可见冯家正不为人命,实赖此获利耳。故用“乱判”二字为题,虽曰不涉世事,或亦有微词耳。但其意实欲出宝钗,不得不做此穿插,故云此等皆非《石头记》之正文。】

[木评:甲戌眉批:“盖宝钗一家不得不细写者。若另起头绪,则文字死板,故仍只借雨村一人穿插出阿呆兄人命一事,且又带叙出英莲一向之行踪,并以后之归结”,正与笔者之点评一致,写英莲、香菱一向之行踪,正是为了带出宝钗一家来,但此一会的回目,却并不用宝钗字言来形成回目的对仗,正在于英莲、香菱正是脂砚斋自己本人,故压抑宝钗而凸显自我;其中“带叙出英莲一向之行踪,并以后之归结”,正验证了此前笔者之评:此处所写英莲故事,乃为后来曹府抄家之后的故事。]

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甲戌侧批:随笔带出王家。】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等语。

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业。【甲戌侧批:瞧他写雨村如此,可知雨村终不是大英雄。】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他才罢。

[木评:此处顺便将这个为此案成功作结的新门子的去向作出交代:“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他才罢”,原因是“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业”。虽为顺笔交代:仍旧不忘刻写人情世故,在细微处无不体现出时代之真实来。]

【甲戌侧批:至此了结葫芦庙文字。又伏下千里伏线。起用“葫芦”字样,收用“葫芦”字样,盖云一部书皆系葫芦提之意也,此亦系寓意处。】

[木评:脂评说是:至此了结葫芦庙文字。又伏下千里伏线。起用“葫芦”字样,收用“葫芦”字样。可知脂砚斋在写作此几回之际,已经在处处考虑全书的结局问题。收处为何用葫芦作结?则需参看此书起首部分对于甄士隐甄英莲所居姑苏葫芦庙的描

写,正是脂砚斋所出生之地及其人生最宝贵的少女时代的地方。同时,结尾处同时出现甄士隐和贾雨村,正是以葫芦庙作结。]

当下言不着雨村,且说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甲戌侧批:本是立意写此,却不肯特起头绪,故意设出“乱判”一段戏文,其中穿插,至此却淡淡写来。】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书香继世之家。只是如今这薛公子幼年丧父,寡母又怜他是个独根孤种,未免溺爱纵容,遂至老大无成,且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

【木评:薛蟠“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书香继世之家。只是如今这薛公子幼年丧父”。其父熊赐履退休后定居金陵,乃为大学士,自然是“书香”之家;熊赐履 1709 年死去,故云“丧父”。斯时薛蟠原型人物熊志伊已经三十三岁,不能说是“幼年丧父”,但作者在采撷原型材料入文之后,原型人物就成为了小说人物,原型的真实需要服从于小说的真实,服从于小说情节的需要。

康熙皇帝于 1721 年诏命,熊赐履遗孤交付曹家照管,生活费用有大学士王鸿绪等各自出资,共计三千余两,生利息作为生活费用,故云“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家中有百万之富”,还要“现领着内帑钱粮”,则非熊赐履莫属。]

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龙,今年方十有五岁,性情奢侈,言语傲慢。

【木评:庚辰本为:“这薛公子学名薛蟠,字表文起,五岁上就性情奢侈,言语傲慢。”从此处的大修改来看,则又显然是庚辰本在前,而甲戌本在后。文起之名,看来为薛蟠最早的表字,后来修改为文龙;五岁上就如何,显然不好,修改为十五岁,以便接近小说中宝黛等人的少女年龄。

张爱玲研究认为,第四回薛蟠字文龙,与庚本第七十九回回目一致,薛文龙悔娶河东狮,甲戌本第四回香菱原名英莲,第一回有批语:“设云英怜也”,第四回这名字又出现。庚本作英菊,薛蟠字文起,当是早本漏改,今本是英莲、文龙。

木按:薛蟠原名文起,来自于熊赐履长子熊志伊、次子熊志契,谐音而来;修改为文龙,却从生辰而来,熊志伊生于 1676 丙辰龙年,故为文龙。香菱原名英菊,改为英莲,皆从脂砚斋本名“兰芳”而来,从兰而为菊、为莲,再改而从“芳”字来,而为香。为菱,谐音凋零之意,盖因香菱之名,承担脂砚斋最悲惨之血泪人生经历。]

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甲戌侧批:这句加于老兄,却是实写。】

【木评:脂评称之为“阿呆”,此处又称之为“老兄”,又说“不过略识几字”,“却是实写”,可知脂砚斋和薛蟠之间的关系何等熟稔——薛蟠原为其第一任丈夫,强抢为妾的丈夫。]

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景而已。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之旧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木评:康熙帝诏命诸大臣赡养其家族,王鸿绪等集资三千两依靠生利作为日常生活费用,所以称之为“皇商”。其资本生利乃为康熙皇帝谕旨所为。]

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寡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纪,只有薛蟠一子。

【木评:薛蟠之母原型为龚氏,王子腾原型参用的是李煦家族王嫔,职务却用的类似两江总督赫寿。将原本并无血缘关系的薛家,改造为王夫人之妹,从而将书中的四大家族全部血缘化,形成同进同退一损俱损的四大家族血缘关系,有利于展开小说情节。]

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甲戌侧批:写宝钗只如此,更妙!】当日有他父亲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甲戌侧批:又只如此写来,更妙!】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

【木评:此处至全书第四回,首次出现正式介绍宝钗其人,由此来看,书中第三回黛玉入府之后出现的宝钗,原本应该在第四回之后,但从全书结构的合理性来说,又显然应该将黛玉入府安置在全书较为靠前的位置,才能处于片言居要的重要地位。这可能是后来将黛玉入府调整在第四回之前的原因。宝钗为熊赐履之遗腹女,熊赐履死于 1709 年,宝钗出生于 1710 年正月二十一日,湖北孝感人。脂砚斋与其关系密切,书中也或有两湖方言。]

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择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甲戌侧批:一段称功颂德,千古小说中所无。】

【木评：薛宝钗原型人物入京时间为1721年10月，薛宝钗时年为11岁左右。当时入京的背景，乃为康熙晚年之事，原因亦并非为女子入宫备选，而是康熙特旨：“原任大学士熊赐履，居官清正……令其二子来京，观其气质，尚可读书。”（《李煦年谱》，第496页）脂砚斋修改为薛宝钗入京备选，乃为书中人物宝钗重于薛蟠，不能喧宾夺主之意。故后来并无宝钗备选入宫的情节接续，盖因原无此事。】

二则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中几处生意，渐亦消耗。薛蟠素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正思一游便趁此机会，一为送妹待选，二为望亲，三因亲自入部销算旧帐，再计新支，其实则为游览上国风景之意。

【木评：总为薛蟠入京多方寻找理由，实际的历史真实情况，参见前评。】

因此早已打点下行装细软，以及馈送亲友各色土物人情等类，正择日已定，不想偏遇见了那拐子重卖英莲。薛蟠见英莲生得不俗，【甲戌侧批：阿呆兄亦知不俗，英莲人品可知矣。】立意买了，又遇冯家来夺人，因恃强喝令手下豪奴将冯渊打死。

【木评：关于薛蟠之喜欢黛玉，参见第二十五回薛蟠见到黛玉的美貌时候“已酥倒在了那里”的描写，便知原型人物之间的故事。薛蟠者，实为脂砚斋人生之中的第一个男人、前夫，虽然是强抢豪夺的不情愿，也毕竟是一个屋檐下生活了数年之久。后薛蟠死去，方才逃出牢笼。】

他便将家中事务嘱了族中人并几个老家人，他便同了母妹竟自起身长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视为儿戏，自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甲戌侧批：是极！人谓薛蟠为呆，余则谓是大彻悟。】

在路不记其日。【甲戌侧批：更妙！必云程限则又有落套，岂暇又记路程单哉？】那日已将入都时，却又闻得母舅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木评：此官职为用两江总督赫寿原型】奉旨出都查边。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进京去有个嫡亲的母舅管辖着，不能任意挥霍挥霍，偏如今又升出去了，可知天从人愿。”【甲戌侧批：写尽五陵心意。】

【木评：五陵，西汉五个皇帝的陵墓，即长陵（高帝墓）、安陵（惠帝墓）、阳陵（景帝墓）、茂陵（武帝墓）、平陵（昭帝墓），位于长安北部。后因五陵周围为富豪聚居之所，“五陵”就泛指有权势的豪富之家，以“五陵年少”为咏纨绔子弟或豪侠少年之典。】

因和母亲商议道：“咱们京中虽有几处房舍，只是这十来年没人进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赁与人，须得先着几个人去打扫收拾才好。”

他母亲道：“何必如此招摇！咱们这一进京，原该先拜望亲友，或是在你舅舅家，【甲戌侧批：陪笔。】或是你姨爹家。【甲戌侧批：正笔。】他两家的房舍极是方便的，【木评：庚辰本为“便宜的”，如此五陵豪强人家，岂有因为便宜而住进亲戚之家的？如此处显然为庚辰本在前而甲戌本修订在后。】咱们先能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岂不消停些。”

薛蟠道：“如今舅舅正升了外省去，家里自然忙乱起身，咱们这工夫反一窝一拖的奔了去，岂不没眼色些？”

他母亲道：“你舅舅家虽升了去，还有你姨爹家。况这几年来，你舅舅、姨娘两处，每每带信捎书，接咱们来。如今既来了，你舅舅虽忙着起身，你贾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们。咱们且忙忙收拾房舍，岂不使人见怪？【甲戌侧批：闲语中补出许多前文，此画家之云罩峰尖法也。】

【木评：一般研究者往往不能理解为何薛家会拖家带口住进贾府长时期生活，不论是作者怎样解释都不能圆通，却不知道原型人物熊赐履遗孤是康熙亲自谕旨安排入住曹府，李煦家族死里逃生者如书中黛玉，却是逃难携带财产进入曹家，脂砚斋其母旋即改嫁给曹家，从而在曹家取得了正式的身份。】

你的意思我却知道，【甲戌侧批：知子莫如父。】守着舅舅、姨爹住着，未免拘紧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为的。【甲戌侧批：寡母孤儿一段，写得毕肖毕真。】

【木评：正因为历史真相并非如此，脂砚斋才评说：“寡母孤儿一段，写得毕肖毕真”。】

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们别了这几年，却要厮守几日，我带了你妹子投你姨娘家去，【甲戌侧批：薛母亦善训子。】你道好不好？”薛蟠见母亲如此说，情知扭不过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荣国府来。

【木评：小说写作，不能没有原型背景，否则就会如同空中楼阁，无所凭依，写不出深切感人细节；但也不能完全受到原型真实故事的拘束，完全实录，则不成为小说，而为史书、史料、史笔。此前之基本原型，笔者已经一一陈列指明，类似后面这些对话细节，则完全是作者根据情节需要发挥而来。】

那时，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亏贾雨村就中维持了结，才放了心。又见哥哥升了边缺，正愁又少了娘家的亲戚来往，【甲戌侧批：大家尚义，人情大都是也。】略加寂寞。过了几日后，忽家人传报：“姨太太带了哥儿姐儿，合家进京，正在门外下车。”喜的王夫人忙带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厅，将薛姨妈等接了进去。姊妹们暮年相会，自不必说悲喜交集，泣笑叙阔一番。忙又引了拜见贾母，将人情土物各种酬献了，合家俱厮见了，忙又治席接风。

【木评：如前所述，《红楼梦》毕竟是小说，而非家族传记。故书中基本框架，虽皆有史料一一可寻，但细节摹写，却是全凭作者需要，想象弥补。类似此一处描写，即为虚构。虽则虚构，但试看此一段描写：“过了几日后，忽家人传报：‘姨太太带了哥儿姐儿，合家进京，正在门外下车。’喜的王夫人忙带了媳妇女儿人等，接出大厅，将薛姨妈等接了进去。姊妹们暮年相会，自不必说悲喜交集，泣笑叙阔一番。忙又引了拜见贾母，将人情土物各种酬献了，合家俱厮见过，忙又治席接风。”在精炼的叙述之中，插入家人传报话语，只“正在门外下车”一句，就将故事场景瞬间拉入面前，“喜的王夫人忙带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厅……”，几乎是移步换景，场景、人物、心境、无不在场景移动之中历历在目，见出脂砚斋高明之处。】

薛蟠已拜见过贾政，贾琏又引着拜见了贾赦、贾珍等。贾政便使人上来对王夫人说：“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轻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们东北角上梨香院【甲戌侧批：好香色。】一所十来间房，白空闲着，打扫了，请姨太太和姐儿哥儿住了甚好。”【甲戌眉批：用政老一段，不但王夫人得体，且薛母亦免靠亲之嫌。】

【木评：脂评“用政老一段”云云，脂评中但凡涉及贾政，基本都用敬语“政老”，盖因贾政原型就在身边人物，即为本书作者之一、评点者之一畸笏叟是也。】

王夫人未及留，贾母也就遣人来说：“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亲密些”等语。【甲戌侧批：老太君口气得情。偏不写王夫人留，方不刻板。】薛姨妈正欲同居一处，方可拘紧些儿，若另住在外，又恐纵性惹祸，遂忙道谢应允。又私与王夫人说明：“一应日费供给一概免却，【甲戌侧批：作者题清，犹恐看官误认今之靠亲投友者一例。】方是处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难于此，遂任从其愿。从此后，薛家母

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

【木评：有康熙皇帝谕旨安排，又有诸大臣捐赠，自然是“他家不难于此”。想来康熙皇帝也是老糊涂了，岂有安排一家人到另一家去居住生活之道理？此也为千古奇事，但无此奇事，没有数个家族的女孩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真实背景，又怎能产生《红楼梦》这样的自由恋爱故事？无此恋情，又怎能产生写作《红楼梦》一书的伟大动力和伟大情怀？怎能具备写作此书的天然原料？】

原来这梨香院，乃当日荣公【木评：指的是曹霁曾祖父曹玺，于1663年任江宁织造，1684年卒】暮年养静之所，小小巧巧，约有十余间房舍，前厅后舍俱全。另有一门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门出入。西南有一角门，通一夹道，出了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院了。每日或饭后，或晚间，薛姨妈便过来，或与贾母闲谈，或和王夫人相叙。

【木评：此处薛家入住贾府的方位、环境等，应该是当年熊赐履遣孤入住曹家府邸的真实情景。此处距离曹府很近，但又相对独立，需要通过一个角门出夹道才能到。】

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处，【甲戌眉批：金玉初见，却如此写，虚虚实实，总不相犯。】或看书下棋，或作针黹，倒也十分乐业。【甲戌侧批：这一句衬出后文黛玉之不能乐业，细甚妙甚！】

【木评：原本是薛家先入曹府，脂砚斋母女后来避难，自然是宝钗早已经熟稔环境，因而“倒也十分乐业”。】

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贾宅中居住者，生恐姨父管约拘禁，料必不自在的，无奈母亲执意在此，且贾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暂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扫出自己的房屋，再移居过去的。【甲戌侧批：交代结构，曲曲折折，笔墨尽矣。】

谁知自从在此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贾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认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纨绔气习者，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渐渐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甲戌侧批：虽说为纨绔设鉴，其意原只罪贾宅，故用此等句法写来。】

【木评：薛蟠虽为纨绔，其父却为帝师，故作者如实写来，却不得不解释为“虽说为纨绔设鉴，其意原只罪贾宅，故用此等句法写来”，意思是如此写作薛蟠，本意在于贾家：“其意原只罪贾宅”，亦是避祸之意。】

虽说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甲戌侧批：八字特洗出政老来，又是作者隐意。】

[木评：前面刚刚解释，并非责怪薛蟠，罪责在贾府，此处则不得不再加一道解释：“虽然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另加点评“八字特洗出政老来，又是作者隐意”，转身即对畸笏叟道歉，以三条理由说明责任也不在曹家。如此绸缪婉转，左右道歉，正见出当事人就在眼前。脂砚斋写书，君知其难矣！]

一则族大人多，照管不到这些，二则现任族长乃是贾珍，彼乃宁府长孙，又现袭职，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则公私冗杂，且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余事多不介意。况且这梨香院相隔两层房舍，又有街门另开，任意可以出入，所以这些子弟们竟可以放意畅怀的闹，因此，薛蟠遂将移居之念，渐渐打灭了。

[木评：以上本书四个回目，可以视为是全书的第一个大层次。在这个大层次里出现了似乎不相关的几组人物和互不相干的几组故事：从第一回出现的甄士隐、英莲、贾雨村，第二回出现的林如海、冷子兴，第三回出现的黛玉入府，到第四回出现的英莲变为香菱以及薛蟠、宝钗兄妹入府。甄士隐、英莲、香菱、贾雨村这一组故事之间似乎并无直接的关系，如此理解，则前四回如同散沙，散漫而无章法。

这是由于读着未能读懂此书的作者与此书人物原型背景之间的关系所致。实则，此四个回目，虽然人物众多、情节繁复，却都不过是脂砚斋的自叙传而已，整个层次都是为脂砚斋的家族、身世、逃难等作注脚。甄士隐、林如海皆为其父，英莲、香菱、黛玉皆为脂砚斋之自我，则此四回浑然一体，断无枝蔓！

又，此一回只是写香菱被卖之后，被薛蟠霸占的过程，就时间而言，其发生时间乃在曹府抄家之后，再结合妙玉被拐卖江南之事，就更是脂砚斋 22 岁之后的事情。之所以提前置放在第四回，可能的原因是：其一，前文第一回所写的甄士隐家族祸起、英莲被卖，书中说是五岁，实则为 1723 年和 1724 年之间的事情，需要对此之后的故事做出一个交代，因此，融汇脂砚斋后来的人生经历完成此一回故事；其二，可能与脂砚斋在接手重评重写此书之后，需要对全书的总体结构做出一个大的调整，就是在当下的十一回左右，需要增添前十回的故事。至于具体情形，且听下回点评。]

参考文献：

- [1][2]王利器.李士桢李熙年谱[A].熊赐履家中情况[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458,496-497.
- [3]王斌.红楼梦叙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

[责任编辑 杨捷]

Xue Baochai Deferring Going to the Cao Mansion Zhiyanzhai Writing Xiangling in Advance ——A Series of the Comments on Jiaxu Version 5

MU Zha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In this chapter, there are two main characters: Baochai and Xiangling. Xue Baochai was wrote at first, and then the author wrote that Xiangling was abducted and sold. Xue Baochai was a posthumous child of Xiong Cilv who was Kangxi's teacher, and had should gone to the mansion earlier than Daiyu; Xiangling was another portrait of Zhiyanzhai in this novel. This chapter described Zhiyanzhai's experience when Cao's house was searched and his property was confiscated. In need of the novel's structure and plots, the author deferred the time of Xue Baochai's arrival at the Cao Mansion. Meanwhile, the story of Xiangling was wrote in advance.

Key words: Zhiyanzhai; Xiangling; Xue Baochai; Xue Pan; Xiong Cilv